

梵天廬叢錄

冊三

卷之三

七

梵天廬叢錄五

慈谿柴 莘小梵

胡文忠公十五則

胡文忠公撫楚。與督師官文恭公和衷相濟。以維全局。功在社稷。夫人而知之矣。當武漢初復。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漢。分爲兩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議論頗不相下。兩公遂成水火之勢。文忠一日具疏參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請改。文恭聞不納。時前寶慶守魁聯陰庭被議。隨營周旋兩府間甚洽。因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專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顯。公為大帥。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讓胡公。而為一二左右。

所敵乎。某請往說胡公使下公旋又過文忠言曰官公忠實無他腸友誼極重公若與結好凡事聽公決無後慮若必劾去易能者恐未必悉惟公所為公其思之兩公甚然其言前隙漸釋又促文恭先過文忠布腹心於是結為兄弟文恭有愛妾嬖甚值妾生日文恭媚其妾思有以寵異之乃偽告百僚以某日夫人生長待賀者盈門乃白以如夫人屆期藩司某已遞手本矣聞門者言大怒欲索回手本時文忠亦適至詢其故藩司曰夫人生長我輩慶祝禮也今若是某朝廷大僚安能屈膝於賤妾索手本而去文忠從旁自語曰好藩臺語甫畢竟自傳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之帖昂然而入祝焉當時道府以下隨藩

司索回手本者已紛紛見巡撫先入又相隨而入官妾乃因文忠而轉辱為榮矣。妾大德文忠文忠歸署知是妾為文恭所愛嬖以夫人意請其遊宴而先告太夫人認之為義如官妾兄文忠焉。自是以後凡文忠有所措施慮官為奸莫不先致意其妾。官輒唯唯奉命文忠知官用財欲泰而丁漕稅釐鹽課皆兵饟所指不能給私乃以荊州道竹木稅一項專歸督院派員於新隄設局徵收由督院報部支銷所謂新闢者也文恭得此亦感文忠之厚云。文忠巡撫湖北外禦強敵內和權臣委曲求全固然費苦心雖曾文正公全集他文字於文恭皆無貶辭而觀日記中一則論文忠之為人者略謂吾過湖北晤官某自富萬不

能與此人共事。然後知潤芝所處之難。云云。寥寥數語。益已微露其意矣。魁聯守寶慶。頗得士民心。敵圍二次。堅守獲全。有前後守寶錄行世。文忠後奏請以三品卿銜總理湘楚水陸各軍營務。簡練事宜。未奉旨而病卒。

左文襄公為樊燮所陷。怒甚。欲入都對質。至武昌。時文忠正為鄂撫。力泥之不可。文忠乃令北上諸驛車。一律禁其載客。文襄至襄陽。不能進。會潘文勤及文忠疏上。事得解。乃止。

文忠一代偉人。其游戲筆墨。無關輕重。然亦可彷彿其英姿磊落。當駐軍黃州時。一日念及餉事。取白紙草書數行。刊印加關防。馳遞。文曰。開口便要錢。未免討人厭。官軍急收城。處處只說

戰性命快口糧。豈能一日騙。眼前又中枕。給賞更難久。惟冀各路釐局大財神。各辦釐金三萬串。此紙遞去。不十日。錢船絡繹而至。

文忠律已甚嚴。於宗族戚黨。不少假借。在黃州時。族人某來謁。飲食之者數月。一日辭赴前敵。問其故。以營官某奉調。銀錢所薦與偕行。文忠勃然呼銀錢所委員。及奉調營官面諭曰。吾有族戚力。豈不能庇之。爾輩藉以結納。風氣一開。伊於胡底。姑記過一次以儆。因飭銀錢所給族人歸資。並通飭各臺局營員。用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濫為汲引。若經訪出。立即參處。時頗有議文忠之刻者。然瑣瑣姍姍。則無膾仕詩人。

致慨甚深。文忠所慮非過也。

文忠權謀機警。當楚。皖危急。太平將陳玉成糾合張洛行等十
餘萬人。圍擾太湖諸軍。公念前敵無統率。號令不齊。而自駐英
山後路。兼籌糧運。勢難前行。特奏派都統多隆阿為總統。曾文
正公時駐宿松。甚不然之。以書力爭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
嚴飭諸軍統領。遵多調度。違者有功亦罪。時統領鮑春霆。趙尤
驍悍。唐道訓方。全守國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賴多四面經營。
大破陳玉成。張洛行於太湖。潛山一帶。進至安慶。桐城兩路。分
駐重兵。皖事大定。楚邊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嘗笑謂
僚友曰。滌帥之意。恐驕多而失衆心。實則事定後。行止在吾。吾

假以濟急耳。其後多駐桐城。仍統所部。與諸軍絕不相關。然感

文忠刺骨。

當楚軍圍安慶時。文忠曾親至視師。策馬登龍山。周覽眺望。見形勢壯偉。喜曰。此處倚視安慶。如在釜底。敵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輪船鼓輪西上。迅疾異常。文忠即變色不語。勒馬回營。未至。即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安慶之復。為東南一大轉機。曾文正公報捷疏。推文忠之謀。多隆阿之勇。洵為定論。而兩公注意不撤安慶之圍。則同一老謀。雖值淀園之變。及漢黃之警。仍復堅持如故。所謂智深勇沈者。此也。古未辨大事者。譬如著棋。一子落盤。全局勝負因之。當時

軍事。如胡文忠之注重安慶。左湘陰之注重衢州。李合肥之注重上海。皆謀之於豫。持之以恆。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節節為之。如向張二人之在金陵。終歸一敗而已。

文忠關心時事。遇四方之使。雖小吏末弁。引坐與談。舉所述聞見。隨筆記之。以備參考。若稍有志意者。則必問所見人才。所學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實事一二證之。兼注考語。故几席所在。手摺數十。諸如此類。或不知其故。以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則愚也。文忠薦舉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蓋由博采慎取。默具權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若夫今世衮衮諸公。則內舉雖不避親。而外舉則絕無僅有。世之隆污繫乎此矣。

文忠任鄂撫時。於州縣等官最為慎重。督府官文泰亦未能主之。一日文泰予所親署鶴峰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意。而荊州知府劉章侯者。審署州人材不足勝任。於過謁時。留遲其期。密揭於兩府。請易員代。適兩院望日祠祀相見。文泰謂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撫委缺。本府不許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輩過也。知府舉正。吾輩當謝之耳。文泰復曰。雖然。當為吾留面目。文忠顧之。令署州視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後。劉竟坐事降荊州同知。劉亦安焉。後合肥李傳相督楚時。為劉年家子。欲力為之地。劉辭曰。公意極厚。然職年七十餘矣。精力萬不足任事。閒曹薄俸。稍可自給。他不敢求。傳相太息而止。劉

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

文忠晚年專以薦賢為務。知人善任。海內交推顧。或疑其力薦葉兆蘭之誤。考葉令潛山創天堂團練五營。為官軍應援。厥後潛太告警。多隆阿總統諸軍。大破太平軍及捻衆。半由金守國琛全軍草山而出。以收夾擊之效。然非天堂舊有練營。習知道里險易。民情向背。則不敢出此險著。葉之見重。有自來矣。惟疏中比之王陽明之在龍場。于清端之在羅城。不無稍過耳。葉後在皖南道任。值徽寧遭民逃飢待死時。左帥賑之於前。葉乃歛之於後。大拂衆心。左帥持飛章劾之。曾文正公以為劾葉固當。且稍留薦主地。令其引疾。何如謂文忠也。時文忠薨未一年。左

帥帳然而止。

文忠少年有公于才子之目。頗豪宕不羈。改官黔中。始勵志政事。軍興而後益以名節厲世。頗似信國少保。然口體之奉未能如曾左諸公。晝善也。營英山時。無三日不小宴者。外間遂有糧台供應日五十金之謠。其實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諸人咸以為苦。左公則尤甚。遇士卒方食。即取匕箸同餐。盡飽而止。仁和范郎中嘗言。赴衢州請兵時。大風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夾帳中。留一飯。白肉數片。雞子湯一盆而已。後經略西邊。猶如此。文忠理財之法。冠出一時。其饑銀概發湘平。起自咸豐九年。所收庫平。每百串出三兩六錢。另儲備撥積少或多。遂成鉅欵。然

彼時湖北銀少錢多。收欵大宗。專在釐金。通以十足制錢為定。
江河轉輸。無非錢者。於是銀錢對放。如放饟十兩。以五兩實銀
十千實錢為率。時市銀易錢。每兩千有五百。糧台漲價。竟至五
百人多樂之。不厭其重也。文忠之意。以錢易銀。徒為商賈謀利。
不如暗益員勇。員勇新資不寬。藉以津貼。俾無滋生弊端。實文
忠微權。其後深入皖境。轉運浩繁。糧台以折閱過多。請一律放
銀。文忠猶未許焉。當時制錢極多。糧台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數
艘於省河內口。釐全船到就水次運收。擇老成牧令專司其事。
積而久之。全船滿載。不復通底掃清。隨收隨放。相沿成習。即牧
令遇有交替。亦不過按尺估計。出具收結而已。如是十餘年。率。

由舊章。輒於水次收放。未嘗或改。主者頗以為憂。恐上官有時
清查。朽蠹虧折。不知起自誰手。持成巨案。乃具稟於上。申述經
歷情形。請求改革。水次收放舊章。案准已虧短不貲矣。夫良法
美意。屢轉數手。胥成敝政。如船錢積漏。當新舊交替。澈底盤清。
雖有朽折。亦易區處。積至一二十年。則意外叢弊。竟至如此。亦
非文忠之所及料也。

人生功名德業。一若有定分者。先幾所觸。不覺形之於外。旣往
追思。為之啞然。文忠志在天下。方出境殺敵。輒謂人曰。安慶若
復。吾事畢矣。又嘗屬如冠九觀察摹內府輿圖。指江西安徽湖
北河南。以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慶報捷。而文忠遂

亮

文忠家遺產頗富。出仕後。嘗誓墓。不以宦囊積產。故所得廉俸。皆以濟軍餉。及親友之貧乏不能自存者。湘省自太平軍興。以未出身行伍者。類皆滿載以歸。號稱巨富。然一二世即衰微。雖曾文正公家亦不免。獨文忠家如故。且尚有增益。今之積宦囊。以遺子孫者。可以悟矣。

文忠有名言曰。兵之囂者無不疲。將之貪者無不怯。又曰。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其奏疏文集中。似此之言。絡繹皆是。吾輩披摩一過。非特可以長智。且亦可以進德也。若所著之讀史兵略。則可與顧景范先生之讀史方輿紀要。抗顏齊行矣。

左文襄公三十二則

左文襄未達時。精研輿地學。嗜淡巴旅。嘗拓一室。四壁懸地圖。當窗案一几。一自餘空諸所有。竟日盤礴其中。手口其所嗜。而心目乎地圖也。有所得。則據案疾書。意得甚。而呼吸乃益悠。惟見繚繞煙雲。自檻牖間出而已。如是者有年。故能足不踰闈。周知天下形勢。如指諸掌。其後肅清闢闥。勲業與曾胡鼎足。得力於環堵之室。非淺尠矣。

文襄家固貧甚。未達時。每歲終。輒以銅盤具向質鋪質錢八百文。為卒歲資。如是者二三年矣。一歲除。復持具往質。鋪中夥。謂止直五百文。文襄意仍以八百文為期。至是中急。與夥爭。謂歲